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二十八

德清俞樾

春秋外傳國語一

商王帝辛大惡於民 周語

韋解曰大惡大爲民所惡

樾謹按下句庶民弗忍始以民言若此句已言大爲民所惡則不必更言庶民弗忍矣大惡於民猶云大虐於民也廣雅釋詁曰虐惡也是惡與虐同義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解曰幾危也頓敗也

樾謹按幾乃語詞易小畜上九月幾望虞注曰幾其也王幾頓乎猶言王其頓乎頓者勞罷之意戰國策秦策吾甲兵頓高誘注曰頓罷也穆王廢先王之典而勤兵以遠故言王其頓乎下云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是穆王此行未嘗危敗若從韋解則祭公所言為已甚矣

近臣盡規

解曰盡規盡其規以告王也

樾謹按韋解盡字未得其義盡者進也爾雅釋詁盡進也盡盡義通漢書高帝紀主進師古注曰進字本

作贊又作贙音皆同耳古字叚借故轉而爲進然則進規之爲盡規猶主贊之爲主進也韋氏以本字讀之失其義矣

而後王斟酌也

解曰斟取也酌行也

樾謹按韋以斟酌爲取而行之此非古義也白虎通禮樂篇周公曰酌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說文女部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然則斟酌乃古時常語盖斟酌本雙聲字廣雅釋詁曰斟酌也是二字同義凡酌酒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貴適

其中孔明出師表曰斟酌損益以斟酌與損益並言最得古人語意此傳所謂斟酌者葢合公卿以下諸人之言而可否之去取之也今俗語凡度量事物皆曰斟酌乃古語之存者

夫主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解曰導開也

樾謹按導與道同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故導亦爲通上文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注曰導通也下文川氣之導也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然則導利而布之者通利而布之也尹訓爲開於義稍迂

夫事君者險而不懟

解曰在危險之中不當懟

樾謹按如舊義則與下句怨而不怒不一律矣險而不懟疑當作慊而不懟淮南子齊俗篇衣若縣衰而意不慊高注曰慊恨也慊而不懟言雖恨而不懟正與下句怨而不怒同義古字險與慊通爾雅釋山篇釋文引字林曰嵰山形似重甑集韻引字林曰險山形如重甑是其證也險與嵰通故亦與慊通矣

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

解曰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爲

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布賦也
樾謹按上文曰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是日卽
耕藉之日也此承上文而言則亦與同日可知是時
甫耕未及收也何遽及此且王所藉田以奉齍盛何
以布之於農乎竊疑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
之此十三字爲錯簡當在下文耨穫亦如之之下於
農二字爲衍文涉下句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而
衍也當云耨穫亦如之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
布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如此則文義自順矣
簡策錯亂誤入上文本衍於農二字轉可因以訂正

羽

司商協名姓

解曰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懲謹按聲有五不崇獨舉商之一聲以名官也商當讀爲章古音相近尙書粊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邈音章又水經潔水注商漳聲相近並其證也漢書律歷志曰商之言章也是二字聲近義通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弦商僖二十五年左傳杜注曰商密今南陽丹水縣續漢書郡國

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並古字通用之證說文音部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十十數之終也然則司樂者謂之司章正取樂竟爲一章之義因設商爲之學者遂不得其解矣

陽失而在陰

解曰在陰在陰下也

樾謹按在陰下而但曰在陰文義未了在當讀爲烖烖從𢦏聲在從才聲亦或從𢦏聲州輔碑𢦔貴不濡在作𢦏是其證也故在烖古得通用陽失而烖陰謂陽在陰下以陽烖陰也

淫而得神是謂貪禍

解曰以貪取禍

樾謹按如注義則與上文淫而得神是謂淫禍不一律矣貪當讀爲探釋名釋言語曰貪探也是貪與探聲近而義通後漢書郭躬傳推狀以貪情章懷注曰貪與探同是其證也廣雅釋詁曰探取也探禍猶言取禍也注不知貪爲探之叚字其義卽爲取乃曰以貪取禍失之矣

拜不稽首誣其主也

解曰誣罔也

樾謹按拜不稽首乃不敬非誣罔也誣蓋輕字之誤古書從巠從巫之字往往相溷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謂巫混經旁是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書之而觀其不誣也周書文王官人篇作書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戰國策韓策輕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禍若誣即輕字之誤而衍者並其證也拜不稽首故爲輕其王下文云誣王無民又云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諸誣字皆當作輕韋據誤本作注失其義矣

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解曰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

樾謹按艾之訓報其義未聞詩鴛鴦篇福祿艾之南山有臺篇保艾爾後毛傳並曰艾養也此艾字亦當訓養蓋從上句樹字生義凡樹藝五穀及蔬果之類皆所以養人故曰樹於有禮艾人必豐又晉語曰樹於有禮必有艾義亦同此言必得其養也韋訓爲報雖於語意未失恐非古訓

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

解曰徵召也他謂狄人

樾謹按徵猶證也禮記中庸篇雖善無徵又曰徵諸

庶民鄭注曰徵或爲證是徵證義通不徵於他言兄弟雖有怨不就他人而證驗其是非也韋注失之

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

解曰蔑小也

樾謹按詩桑柔篇國步蔑資鄭箋曰蔑猶輕也周易剝六二蔑貞凶釋文引鄭注曰蔑輕慢然則蔑之猶輕之也說文心部懱輕傷也蔑卽懱之叚字韋訓爲小失其旨矣下文單襄公聘于宋章曰是蔑先王之官也蔑亦輕慢之意韋訓爲拔亦非是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

解曰創造也庸用也謂爲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

樾謹按韋解創制顯庸並未得其旨創制二字同義創造也孟子梁惠王篇可使制梃注曰制作也作亦造也故論語憲問篇裨諶草創之釋文曰創制也然則創制一也創制天下猶言創造天下耳顯庸二字亦同義顯明也庸讀爲融鄭語命之曰祝融韋解曰融明也下文穀洛鬬章顯融昭明彼作融者正字此作庸者叚字然則顯庸亦一也自顯庸猶言自顯明耳韋氏解顯融曰融長也亦失其旨顯融與昭明

止是一義

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

解曰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

樾謹按廣雅釋器曰章程也下文隨會聘於周章曰將以講事成章韋注亦曰章章程也是章與程同義詩小旻篇匪先民是程毛傳曰程法也然則大章猶大法也謂以私勞變前人之大法也韋注非是

五色精心

解曰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

樾謹按精當讀爲旌精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

聲故聲近而義通釋名釋兵曰旌精也有精光也列

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

引作爰精目是二字相通之證五色旌心與下句五

聲昭德一律言五色所以旌表其心五聲所以昭明

其德也上文賜晉惠公命章曰故爲車服旗章以旌

之章注曰旌表也此正得其義此文作精者叚字耳

宗祝執祀

解曰宗宗伯祝大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

執祭祀之禮

樾謹按賓雖有事於廟然非祭祀也何以執祭祀之

禮乎執祀疑當作執禮禮記文王世子篇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襍記篇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並執禮二字之證宗祝執禮言賓至則宗祝執其禮也古文禮字作礼與祀字相似因誤爲執祀矣

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

解曰簡略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略常服也

樾謹按以簡彝爲簡略常服文義未安爾雅釋詁曰夷易也彝與夷古通用簡彝即簡易棄衮冕而南冠以出是簡易也故曰不亦簡彝乎

寬肅宣惠君也

解曰宣徧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愃寬閒心腹貌從心宣聲詩曰赫兮愃兮今毛詩作咺釋文引韓詩作宣蓋愃咺宣三字聲近而義通是宣有寬義也又長發篇元王桓撥毛傳曰桓大也宣與桓亦聲近而義通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鼎曰大口宣脣皆其證也文十八年左傳曰宣慈惠和宣惠與宣慈義正相近蓋宣有寬大之義故配慈惠言之章訓宣爲徧雖本爾雅然下文曰教施而宣則徧若從章解是教施而徧則

偏矣豈可通乎

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

解曰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難距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

樾謹按如韋義則當云唯畏其強不得但云唯強注義非也魯執政唯強即指叔孫僑如而言僑如於魯亦卿也故以執政言之王孫説之意蓋謂魯執政之臣皆強故君雖不歡而不得不從其請耳

且夫戰也微謀者有三伐

解曰微無也言軍無計謀

樾謹按章解微謀二字未得其旨謀卽上文再勝五敗之說乃御至之謀也御至謀謂是戰也皆固有謀矣卽無此謀吾何有三伐二何承上以起下微字有字相應正見御至自伐其功有恐敗難終之意

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

解曰民力所爲

樾謹按仁禮勇三者非民力所爲也民疑義字之誤下文曰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是三者皆以義爲本故曰夫仁禮勇皆義之爲也義字缺壞但存其下我字因誤爲民耳

制朝以序成

解曰序次也朝不逸爵則政成

樾謹按上句曰制我以果毅果毅二字平列則序成二字亦平列不當如韋氏所解也蓋序成二字同義序次也成亦次也言制朝廷之位則以次第也儀禮觀禮篇鄭注曰成猶重也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爲敦丘呂氏春秋音初篇曰九成之臺郭璞高誘注並與鄭同廣雅釋詁亦曰成重也凡相重者即有相次之義成之義爲重故亦爲次猶序之義爲次而亦爲重也史記趙世家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序重也足證其

義之通矣又上文穆王將征犬戎韋曰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二字義亦當與此同言依此次第而有不至也序成蓋古語後人不得其解耳

步言視聽必皆無謫

解曰謫譴也

樾謹按無謫猶無咎也上文秦師將襲鄭韋曰秦師必有謫韋注曰謫猶咎也謫即謫之異文漢書五行志引此文亦作謫

覛遠曰絶其義

解曰言曰絶其宂也

樾謹按覛遠曰絶其義是高曰兼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四曰字均當作曰猶云是謂絶其義是謂棄其德是謂反其信是謂離其名也曰曰二字形似易混故陸氏釋文遇此二字每加音以別之周易大畜九二曰閑輿衛釋文云曰音越鄭人實反詩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曰音越一讀人實反如此之類幷兩存其讀矣

厚味實腊毒

解曰腊亟也讀若廟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

樾謹按文選七命注引賈逵曰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也此說視韋解爲長古昔腊同字詩墓門篇誰昔然矣毛傳曰昔久也故腊亦久也鄭語曰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此腊字亦當訓久周禮酒正二曰昔酒鄭注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酋腊即酉久也久則有積滯之義故久與積義相通漢書嚴助傳注曰積久也厚味實腊毒言味厚則毒積也說文水部漕所以擁水也毒積謂之腊猶水積謂之漕矣

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以三襲也

解曰故故事也

樾謹按既云大誓而又云故者故即詁字爾雅釋詁

釋文引樊光李巡本作釋故是也毛公釋詩謂之故

訓傳葢用公所作爾雅有釋故釋言釋訓諸篇皆是

解釋詩義毛公承之而作傳故謂之故訓傳也以詩

例書疑當時亦必有故訓單襄公所引大誓故即是

矣其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乃大誓

之正文其曰以三襲也則故訓之辭也襄公特引之

以自證其三襲之語耳爾雅每舉詩句而釋之與此

體例正同可見自古說經之例𦘔以故事解之未得也

決汨九川

解曰汨通也

樾謹按下文汨越九原注曰越揚也而不釋汨字蓋韋氏之意謂兩汨字義同王氏念孫解汨越九原句曰汨越皆治也說文汨治水也廣雅越治也汨與越聲相近故義相通說詳經義述聞今按王說下句是矣而於決汨九川句不置一詞則亦未得其義蓋兩汨字義各不同汨越之汨其本字也決汨之汨則當

爲捐乃搰之或體也玉篇手部搰胡沒切掘也又曰捐亦搰字穿也說文有搰無捐然荀子堯問篇曰深捐之而得甘泉焉正論篇曰亂今厚葬故捐也列子說符篇曰俄而捐其谷則不得謂古無捐字矣決捐義相近捐亦決也尚書益稷篇予決九川即其義矣

宅居九隩

解曰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

樾謹按九隩疑當作四隩即禹貢所謂四隩既宅也涉上文九山九川九澤九藪九原而亦誤作九隩耳不知上五句自作九此句自作四正與下句合通四

海以類相從說文土部墺四方土可居也隩卽墺之

叚字可知古有四墺之說無九墺之說也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

民人也

解曰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

膂呂之爲言膂也

樾謹按上文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

富生物也注曰姒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

爲大也然則此文亦當兼賜姓曰姜言之不得專以

氏曰有呂爲說也姜從羊聲養亦從羊聲疑養物卽

說義字之義依聲爲訓古書類然以養訓義猶以祉
訓姒也韋氏未見及此當補注曰義猶養也於義方
備
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
解曰明精氣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曰明成也古成盛二字通用明訓
成故亦訓盛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
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爭明猶爭盛
也呂氏春秋恃過篇曰此其備必已盛矣高誘訓盛
爲彊然則爭盛猶爭彊也韋氏以精氣釋之義轉迂

矣哀十六年左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爭明蓋古人常語後人不達古語故失其解杜預以明無不勝爲句則并失其讀矣昭三年傳曰二惠競爽競猶爭也爽猶明也亦卽爭明之意說詳左傳

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

解曰混同也

樾謹按混厚二字同義混亦厚也混當讀爲惲說文心部惲重厚也今惲厚字皆以渾爲之而混與渾又通用故混厚卽渾厚實則惲之叚字也注訓爲同失之

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解曰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

樾謹按此當從一曰滅也之訓韋疑翳無滅義故先以屏釋之不知翳通作殪詩皇矣篇其菑其翳毛傳曰自斃爲翳釋文曰韓詩作殪是翳與殪聲近義通釋名釋喪制曰殪翳也然則翳亦猶殪也翳其民卽殪其民故其義爲滅若訓爲屏則義轉迂矣

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解曰姑潔也洗濯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

詳也

樾謹按姑字無訓潔者韋注原文當作姑枯也故其下云洗濯枯穢今作潔者蓋其字偶缺淺人妄以意補之耳高誘注淮南子天文篇時則篇並曰姑故也洗新也韋義正與高同姑之爲枯猶姑之爲故並以聲爲訓

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解曰展審也

樾謹按展與布同義故小爾雅廣言曰布展也然則展亦猶布也和當讀爲宣尚書禹貢篇和夷厎績水

經桓水篇注引鄭注和讀曰桓桓與宣竝從亘聲和之讀爲宣猶和之讀爲桓也和展百事者宣布百事也周官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是其義也韋讀和如本字而訓展爲審則和與展義不相屬矣

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解曰亂治也柔安也

樾謹按下文齊閭丘來盟章曰其輯之亂章注曰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

之亂也然則嬴亂之亂當與彼同上文曰故長嬴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注曰長謂先川之也是此樂以嬴爲始以嬴爲亂故曰嬴亂其命名之意在嬴不在亂優柔容民乃釋嬴字之義嬴之言嬴也爾雅釋天夏爲長嬴釋文曰嬴本或作贏是嬴贏古通用襄三十一年左傳以嬴諸侯杜注曰嬴受也荀子解蔽篇故曰心容楊注曰容受也嬴容義既相近以容訓嬴正古義矣亂乃樂終之名非義所在故無說也韋注未得其義

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

解曰曲章曲也與類也言飫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比類也

樾謹按韋說曲與二字其義甚迂必非也與古通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並其證也少曲與舉謂無委曲之舉動也曲舉與大節正相對成義明道本曲作典疑誤

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 魯語

樾謹按本乃大字之誤下文曰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則承此文而言惠不大爲

小賜民不和爲獨恭也又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本亦大字之誤民求不匱而神求優裕故不可以不大也若作本字於義皆失矣大與本上半相似因而致誤漢書董仲舒傳曰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漢紀武帝紀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是其證

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

解曰旅衆也

樾謹按此當作齊社而旅往觀說文㫃部曰𣄨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衞之魯然則齊社而旅往觀卽齊社

而魯往觀也上文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
君爲是舉而往觀之彼文君字卽此文魯字異名而
同實若往觀上無魯字則於文爲不備且不言觀社
而曰觀旅於義又爲不通葢由淺人不知旅往觀卽
魯往觀因誤到其文耳
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
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
解曰爲猶使也
樾謹按旣云使無陷於惡又云其使後世昭前之令
聞則於義複矣下又云使長監於世殆無此文理也

今按此六句當分兩意上三句以先祖言謂王公之先封者宜遵法後人使無陷於惡也下三句以子孫言謂爲後世子孫者當昭前之命則使長監於世也其爲後世四字爲句韋誤連下六字讀之遂失其義

君不命晉子晉子請之其爲選事乎

解曰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

樾謹按選當讀爲篹爾雅釋詁曰篹取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曰掄位曰篹其實古語凡逆而取之皆謂之篹說文ム部曰屰而奪取曰篹方言曰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篹後漢書逸民傳序鴻飛冥

冥戈者何篡焉李賢注引宋衷曰篡取也君不命而請之是自取也故曰其爲篡事乎古𥨍聲算聲字往往通用說文食部籑或作饌是其證也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筭也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然則選之通作篡猶選之通作筭耳韓以本字讀之而訓爲選擇義轉迂矣

大惟殄周公太公之命祀

解曰賈唐二君云周公爲太宰太公爲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祀謂命祀二公也昭謂

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如此賈唐得之

樾謹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太公乃齊之先君魯人豈得祭之下文云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以此告齊尤近不情或說非也賈唐之說亦無確據韋氏舉甯武子之言爲證則亦非也武王崩周公攝政康叔之封周公主之故甯武子舉成王必兼及周公乃據實而言若伯禽受封與太公無與何必并舉之乎若謂二公並掌諸侯命祀則甯武子之言又何以不及

太公乎是二說皆失之矣今按此太公非齊之太公乃魯之太公也周初諸侯猶沿殷制往往無謚衞之始封曰康叔曰康伯晉之始封曰唐叔虞曰晉侯燮蔡之始封曰蔡仲胡曰蔡伯荒曹之始封曰曹叔振鐸曰太伯脾曰仲君平杞之始封曰東樓公曰西樓公曰題公曰謀娶公宋之始封曰微子曰微仲曰宋公稽皆無謚也齊之有謚自哀侯始哀侯以前曰丁公伋曰乙公得曰癸公慈母凡三君無謚而太公者始封之君又有大功故尊之曰太公猶周之王業始于古公亶父而尊之曰太王也非獨齊國如此吳自

太伯適吳遂以有國至武王追封爲吳伯謂之太伯
義猶是也左傳曰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則唐叔虞亦
有太叔之稱義亦猶是也魯之受封實始于伯禽伯
禽無謚在他人稱之曰魯公可也在魯之臣民稱之
曰魯公不可也則其尊之曰太公固其宜矣齊有太
公魯亦有太公猶吳有太伯曹亦有太伯各尊其祖
不嫌同名後人但知齊有太公而不知魯亦有太公
始失其解矣昭三年左傳曰豈惟寡君與羣臣實受
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與此文法相似彼云
唐叔以下與晉先君而言則此周公太公與魯之先

君而言無疑矣下文齊孝公來伐章曰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其曰齊先君太公者別于魯先君太公也可見當日屬辭之愼至左傳易之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則失之矣蓋國語乃國史原文左傳則已經左氏删改也

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

解曰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不能爲辭也

樾謹按此當以九字爲句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謂欲以魯之病告齊也宣十五年左傳曰寡君使元以

病告義與此同韋氏因下文問於展禽遂讀病爲一字爲句以病不能爲辭釋之失其義矣

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

樾謹按國語原文疑當作以膏沐膏師上膏字如字下膏字古報反襄十九年左傳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字膏之古報反卽其例也犒字說文所無漢斥彰長田君碑作犒亦說文所無蓋皆俗字周禮故書作稾乃叚借字司農讀爲槁似亦未得也傳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正義引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疑左傳原文亦作膏矣說

詳左傳

爵同則厚其好貨

解曰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

樾謹按當云爵與晉同者於義方合蓋晉人感魯衞同班相恤之故因自加厚於同爵之國也晉魯皆侯爵則與晉同爵者亦卽與魯同爵然在晉人之意因其與已同而厚之非因其與魯同而厚之也韋注非是

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

樾謹按禮記祭法篇曰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

民之葘　武王下有闕文據周誥曰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文昭與武烈相對此文疑亦與彼同當作文王以文昭武王以武烈去民之菑

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解曰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

樾謹按葬以已葬二字解既其葬也四字於義未安工氏經義述聞曰既猶既而也言既而夏父弗忌之葬也火焚其棺槨煙達於上也是讀既字爲一句義亦未得今按既其葬也四字仍當連讀既猶暨也禮記喪大記篇塗不暨于棺鄭注曰暨及也史記秦始

皐本紀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曰暨及也暨其葬也猶曰及其葬也既與暨古字通周官閽胥既比則讀法注曰故書既爲暨杜子春讀暨爲既

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乃不可乎

解曰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爲

樾謹按禮記哀公問篇求得當欲不以其所鄭注曰所猶道也若爲元侯之所者若爲元侯之道也蓋作師以承天子乃元侯之道也若如韋解則所下更當有爲字矣

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

解曰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己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乎

樾謹按由當作曰已當作已而已而之已皆字之誤也其誰曰已貳與上文其誰曰不如先君其誰曰非侮也文法一律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誰謂其已有二心也下文執政不貳即承此句而言韋注曰其執政之臣無二心則不貳屬執政言不屬諸侯言明甚因此句誤作由已韋乃曲爲之說則與下意不貫矣平丘之會晉曰其執政貳也貳字亦就晉執政言可證此文韋解之非

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

解曰若不見討必爲篡不復入爲大夫也

樵謹按此言楚圍以大夫設諸侯之服必有異心者無異心而敢於爲此則是狂易失心不久將死故曰將不入矣言不復能入國也下文曰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正其義也韋謂不復入爲大夫失之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

解曰或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土羊

樵謹按如此說則當云獲土如缶不當云獲如土缶

韋氏註之或說蓋亦有所未安耳疑國語原文本作如獲土缶如而古通用日知錄卷三十二所引凡二十餘事可證季桓子穿井如獲土缶者季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也下文曰吾穿井而獲狗此如字卽下而字後人不知如而古通用而誤到其文遂不可解矣

與太史司識刹虔天刑

解曰識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

樾謹按識之爲天文於義無取殆非也識當爲𢦏卽災字篆文也戠𢦏竝從𢦏聲古音相同故周易剝象

傳災載爲謝又詩大田篇俶載南畝鄭箋曰載讀如
菑栗之菑菑與災古亦通用生民篇無菑無害是也
菑栗之菑可以載爲之則菑害之菑亦可以載爲之
矣司載即司災也漢書天文志文昌六星五曰司祿
六曰司災是司災乃星名周官有司祿以星名官司
災亦其例也司災所掌必天文災異之事故與之糾
虔天刑也
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
解曰庇覆也
樾謹按庇當讀爲禆比聲與卑聲相近詩皇矣篇克

順克比禮記樂記篇引作克順克俾節南山篇天子是毗荀子宥坐篇引作天子是庳並其證也晉語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注曰裨補也此云能庇昭穆之闕庇與裨字異而義同韋以本字讀之而訓爲覆於義轉迂矣

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齊語

解曰業猶創也

樾謹按既云舊法不得謂之創用韋注非也爾雅釋詁業敘也又曰業緒也緒與敘同義說文攴部敘次弟也是業有次弟之義孟子盡心篇有業屨於牖上

趙注曰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懿亦謂織之已有次第也晉語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韋彼解曰業猶次也然則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言擇其善者而次第用之耳非創用之謂

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解曰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相與不苟且也

樾謹按韋訓此何其義迂而殊非也旅之言拒也御覽二十七引風俗通曰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字亦通作呂白虎通五行篇曰呂者拒也言陽氣

欲出險不許也又曰邑之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盜旅與拒本疊韻字故聲近而義通又或連言之曰旅距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注曰旅距不從之貌距即拒也政不旅傷者言爲政不拒絕故舊之人也韋以訓旅解之失其義矣

反胙於絳

解曰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路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

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爲惠公事在僖九年昭謂人君卽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按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

樾謹按葵丘之會宰孔致胙不特無辭讓反復之事且桓公是時亦不至絳舊說固失之矣至人君卽位謂之踐阼不謂之踐胙卽使古字通用然不曰立晉侯於絳而曰復胙於絳義甚不安且惠公之立雖自外入實則父死子繼非鄭厲自櫟衛獻自夷儀失國復歸者可比安得謂之復胙乎是賈侍中說亦非也

今按反者歸也孟子養心篇君子反經而已矣趙岐注曰反歸也廣雅釋詁亦曰反歸也反胙猶言歸胙

歸胙於洛承上句南城周而言周書作雒篇載周公旣城成周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然則齊桓滅周之後因祭而歸胙諸侯亦事所宜有也其獨舉絳言之者是時諸侯或不事齊惟晉獻恃强不服故齊桓藉寵王室因城周而歸胙以風示之耳

嶽濱諸侯莫不來服

解曰嶽北嶽常山也

樾謹按傳言嶽不言北嶽注義非也爾雅釋山曰河西嶽郭璞注曰嶽吳嶽也周官職方氏周書職方篇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鄭注及孔晁注並同此傳所謂嶽濵諸侯卽吳嶽也上文西服流沙西吳注曰雍州之地故此卽舉雍州之鎮言之韋氏以爲北嶽常山失之遠矣

隱武事

樾謹按此隱字韋氏無注下文定三革隱五刃注曰隱藏也則未得其義也隱當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注曰卽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字荀子

儒效篇偃五兵楊倞注曰偃仆也莊子徐无鬼篇偃兵其可乎呂氏春秋蕩兵篇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應言篇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凡言偃兵者其義並同此作隱者叚字耳韋即以隱藏釋之非是

羣經平議卷二十八

德淸俞樾

春秋外傳國語二

今晉國之方晉語

解曰方大也

樾謹按訓方爲大則與下文其士又小義不相屬矣古建國者如方百里方七十里之類皆以開方法計之故四竟謂之四方竟內謂之方內史記孝文紀方內安寧是也晉國之方蓋舉晉之四境言之

非禮不終年

解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則云不能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

趙匡按不終年者謂不終一年也上文非謀不卒時注曰三月一時非有謀不能盡一時然則不終年爲不終一年明矣昭元年左傳趙孟不復年矣杜注曰言將死不復見明年此即不終年之義也唐云不能終其年固非韋謂不能終十年則亦與正文不合背失之矣

驪姬謂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

解曰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繇也

樵謹按此說最爲無理方驪姬譖于公而使太子居曲沃必言其當居曲沃之故豈空曰如此則太子可速繇乎速當讀爲束以速縣者以束縣也使太子約束其所屬之縣大夫也晉之大邑必有屬縣昭三年左傳曰晉之別縣不惟州盬以州縣舊屬於溫故云然然則曲沃爲晉宗邑亦必有所屬之縣太子居曲沃則諸縣皆受其約束故曰以束縣也下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正其義矣

夫人知極鮮有慢心

解曰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

樾謹按韋注非也鮮當讀爲斯此言人知其位已極斯有怠慢之心也鮮與斯古音相近說文雨部⿱雨鮮從雨鮮聲讀若斯詩瓠葉篇鄭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並其證也下文曰雖其慢乃易殘也雖當讀爲唯言唯其怠慢乃易於殘毀也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乃王氏知雖之爲唯而不悟鮮之爲斯因欲於鮮下增不字失之矣

衘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

解曰豈憚殺君也

樾謹按傳言豈能憚君不得增益其文而曰豈憚殺君注義非也憚當讀爲怛考工記矢人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鄭注曰故書憚或作但惠氏士奇禮說謂當作怛是其證也怛之言痛也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詩匪風篇中心怛兮毛傳曰怛傷也豈能怛君言豈能痛傷君也因公言夫豈惡其民而不惡其父故云苟眾利而百姓和豈復能痛傷君乎下文曰以眾故不敢愛親近承此句而言則憚爲怛之叚字益明矣

里克辟奠不飧而寢

解曰熟食曰飧

樾謹按飧者夕食也孟子滕文公篇饔飧而治趙注曰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不飧而寢謂不夕食而寢也韋注但以熟食釋之於義未盡

殺君以爲廉

解曰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殺君以自利虞尙書云爲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爲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爲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閑廉之廉此說近之

檖謹按奚齊未立固不可謂之君然以君氣獻公義
亦未安里克豈欲爲太子殺獻公乎若殺獻公則犯
大不韙之名又何廉直之有乎故此文殺字當以本
字讀之則皆不可通殺當讀爲咈考工記矢人弗矢
參分鄭注曰弗當爲殺然則殺之通作咈猶弗之通
作殺也說文口部咈違也咈君以爲廉者違君所欲
而自以爲廉直也下文曰抑撓志以從君從君與咈
君正相對成義
乘寵求廣土而竄伏焉
解曰乘寵令太子乘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

樾謹按廣與曠古通用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
楊注曰廣或讀爲曠又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注
曰廣讀爲曠然則廣土猶曠野也求廣土而竄伏謂
若吳公子札之棄其室而耕也非奔他國之謂
以吾存也
解曰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
樾謹按以吾存也四字當連下月必告悔爲義以猶
及也周易小畜九五象以其鄰虞翻曰以及也此言
子若往梁驪姬懼吾至秦乞援必及吾在梁之時而
先告悔也韋不知以字之義故說此不了

宗國旣卑

解曰宗國公族也

樵謹按公族不得謂之宗國注義非也哀八年左傳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杜注曰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又十五年傳子贛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是古者公族之人謂其國爲宗國也舟之僑疑亦虢之公族故稱虢爲宗國歟

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

解曰二國士里克荀息也

樾謹按上文里克將殺奚齊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是里克荀息初不同謀乃曰二國士之所圖何哉二國士者其一謂里克其一丕鄭自謂也故下文曰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此正與里克其圖之事蓋里克之意止欲殺奚齊卓子而於重耳夷吾二公子中擇立一人丕鄭則并不欲立二公子而別立疏屬以專晉國故曰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厚薄喻親疏也言欲立疏遠者以要

重賂而重耳夷吾可使無入也及里克不可而丕鄭亦許諾于是仍從里克之始謀殺奚齊卓子而請君于秦矣韋氏不知丕鄭之意故誤解一國士爲里克荀息而訛立其孺者一句亦不了也

君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

解曰當先立誰　又曰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

樾謹按韋氏讀君誰使先四字爲句非也此當以十二字其爲一句若者擇也說文艸部若擇菜也從艸右右手也是若字本有擇義秦穆之意欲擇立二公

子而未知誰可使者故曰吾誰使先若夫二三公子而
立之下文大夫子明曰君使鞶也正與問意相對若
從韋注則穆公但謀所立不謀所使何爲以使鞶對
乎
魄意之術也
解曰術道也
樾謹按術當讀爲述下文述意以導之卽承此文而
言可知術爲述之叚字矣魄所以傳述其意故曰意
之述也韋訓爲道失之
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

解曰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

樾謹按韋讀若無天乎云五字爲句文不成義王氏念孫曰云字當在若字下而以若云無天乎爲句若云有天爲句魏志公孫淵傳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說詳經義述聞今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古本蓋止作若無天乎若云天吾必勝之云即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云災無災相對成文

云災卽有災也說亦見經義述聞此傳以若無天若云天相對成文正與彼同其作若云有天者因云或作有而傳寫誤合之也今本作云若有天則又傳寫誤到之也古本亡而古義遂不可見矣

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

解曰不自降下而背秦也又曰慶鄭諫公使與秦糴若公降心聽之可以不戰

樾謹按此文當以臣怨君三字斷句始入而報德不降三句文法相承皆慶鄭所怨者也韋解降字非是

降當讀爲閧古降共聲同尚書禹貢篇北過降水水經注引鄭注曰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地者惡言降故云共耳此古人降共同聲之證閧字從共得聲故可叚降爲之呂氏春秋察微篇吳楚以此大隆隆乃閧之叚字大隆即大閧也隆字從降得聲然則降之爲閧猶隆之爲閧矣孟子梁惠王篇鄒與魯閧音義引劉熙注曰閧搆也搆兵以鬭也閧與搆雙聲蓋以聲相訓此文言閧又言戰則閧止謂彼此搆鬭也服鄭之意蓋言始入而報

德則不至于閧閧而能聽諫則不至于戰戰而能用
良則不至于敗也韋不明晉借之旨故失其解耳
不可以封國
解曰不可以守封國也
樾謹按國字衍文也不可以封卽不可以國楚語曰
其生不殖不可以封韋彼注曰封國也得其義矣此
作不可以封國者葢一本作封一本作國而傳寫誤
合之也古書往往有此韋據誤本作注失之矣下文
文公在狄韋亦曰恥門不閉不可以封可證此國字
之爲衍文矣語叔段以京患鄭莊公鄭幾不封猶言幾

不國也又曰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殖
言將何以國也並可爲證
吾覩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
晉國
樾謹按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
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疑此文一人二字
乃夫字之誤以相絕句卽左傳所謂若以相也夫必
得晉國絕句卽左傳所謂夫子必反其國也夫者指
口其人之辭桓十三年左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
虔云夫謂鬬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杜

竝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竝見襄二十三年左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是其義也古書多有一字誤爲二字者禮記祭義爲見閒以俠甒鄭注曰見閒當爲覸史記蔡澤傳吾持粱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皆其例矣

楚成王以周禮享之

樾謹按周字當作君古文相似而誤也以君禮享之謂以國君之禮享之其下所云九獻庭實旅百皆君

賜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

解曰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衆

樾謹按嗣典與師旅對文若以嗣為後嗣典為遺法則分為二義與師旅不對矣且因文公將撫其民故舍舊為此言則言有夏商之後嗣可也何必言有夏商之遺法乎是說非也嗣當讀為司古字通用書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其證也詩鄭風羔裘篇邦之司直禮記文王世子篇樂正司業毛傳鄭注並曰司主也周禮天官典婦功鄭

注曰典主也是司與典同義故禮記曲禮鄭注曰典司六典典司五衆典司六職注十四年左傳曰典司宗祏並以典司連文司典即典司許有夏商之司典猶云有夏商之典司古者官有世職雖易代而不廢故夏商之典司至周猶存也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此文有夏商之司典即所謂司也有周宗之師旅即所謂師也旅也韋氏所說皆失之矣

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

解曰濟成也言不副貌爲匱匱乏之也

樾謹按此濟字以貌言不當訓成濟當讀爲齊詩采蘋篇有齊季女傳曰齊敬也思齊篇思齊大任傳曰齊莊也是齊有莊敬之義廣雅釋訓曰齊齊敬也蓋濟與齊義通陽子之貌濟其言匱謂陽子之貌雖若非敬而其言則匱也下文曰今陽子之情譓矣以濟蓋也解曰譓辨察也義亦未合說文無譓字心部慧儇也譓字蓋與慧同謂陽子之情儇利而故爲莊敬之貌以掩蓋之也至匱之訓乏固爲恒訓然言不副貌何以謂之乏之韋說亦未了蓋匱乏之卽有空虛之義

實者誠也則虛者不誠也故言而不實謂之匱盟而
不實亦謂之匱成二年左傳卿不書匱盟也是也因
而其字又變作讀廣雅釋訓曰讀敗也讀即其音匱
之匱矣

襲侵之事陵也

杜曰陵以大陵小也

樾謹按襲侵之事非必皆以大陵小杜說非也說文
夊部夌越也陵與夌通禮記樂記篇然相陵謂之慢
正義曰陵越也然則陵有超越之義襲侵之事陵也
謂乘其不備超越而至也漢書天文志陵歷鬭食飯

古注曰突掩爲陵是其義矣

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

樾謹按與善二字衍文也成人在始包下始與善始與不善兩意而言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曰川廣自源成人在始正用國語文可證

書曰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内飭而外威

樾謹按刑其民當作刑其内刑其内而振武於外所以内飭外威也下文曰内猶有不刑而況外乎正承此文刑其内而言可知民字之誤韋解曰以刑正其

民則所據本已誤按下文曰今吾司寇之刀鋸曰弊而斧鉞不行注曰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斧鉞大刑也不行不行於大臣然則文子之意欲以刑正其臣非欲以刑正其民豈反以刑其民爲勸乎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

樾謹按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成十五年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子是之與其同義故孟子公孫丑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官載師注

引作哲愆而斷爲其咎矣此云刑之過也猶云刑其過也蔡云刑殺有過者正得其義但未解之字耳王氏經義述聞謂下句過由大而怨由細過字乃衍文當以刑之過也由大爲句與文義不合不可從也

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

樾謹按外當作惠聲之誤也上文曰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蔡訓誅爲除蓋謂欲除小民之怨當用惠欲去大人之過當用忍也是惠與忍正相對此文云今吾刑惠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則用惠與用忍皆失其所矣此所以刀鋸日弊而斧鉞不

行也若作荆外乎大人非特文義迂迴且與上文不合矣

鄢陵之役荆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

解曰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平塞井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

樾謹按韋氏所說非范匄之意也夷竈堙井乃因楚壓晉軍而陳地勢迫狹故平塞井竈以為戰道左傳所謂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非示必死不復飲食也其所非退而何更為不了夫晉人平塞井竈楚人何

以必退即謂畏其致死不敢與戰亦當云楚師必退文義方明安得云非退而何也然則非退而何當作何解曰楚厭晉而陳地勢迫狹無以爲戰道軍吏患之將謀者益將謀退也非畏楚而欲逃乃欲少退使有戰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故范匄爲夷竈塞井之策如此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乃不退之退也故曰非退而何傳文不敘軍吏之謀而但載范匄之策於是讀者不得其解矣所宜以意逆志而善會之也

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

解曰利君寵祿以爲富得富故有徒黨

樾謹按下富字衍文也當作利君之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利者賴之叚字利賴聲近而義通用語先王豈有賴焉解曰賴利也然則利亦猶賴也廣雅釋詁賴恃也恃君之富以聚徒黨又恃徒黨以危君不義甚矣故曰君之殺我也後矣衍一富字文義反隔然

觀韋注是其所據本已衍也

大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

解曰戾佛也以果敢佛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

樾謹按韋解戾字未合爾雅釋詁曰戾止也止與行

正相對以果戾順行謂以果戾以順行也非謂以果帥順而行也止所當止其止也果矣是謂果戾行所當行其行也順矣是謂順行上文曰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竝以果順二字平列此亦當同之舊說非也

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

解曰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離其心也故王父不敢不承命

樾謹按章讀稱曰王父四字爲句非也當連下王父讀之稱曰王父王父者蓋所見不一人故不一稱也

猶孟子盡心篇曰古之人古之人亦不一稱之辭也不敢不承乃公自謙之辭謂不敢不承教耳注以爲王父不敢不承命失之矣

曰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解曰狃正也

樾謹按狃之訓正未聞其義狃當讀爲粗廣雅釋詁曰粗廁也猶曰使臣廁中軍之司馬也文選秋興賦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注引蒼頡篇曰廁次也是其義也左傳作使臣斯司馬疑斯即廁字之誤古斯或作斯廁誤爲廝廝因改爲斯矣說詳左傳

上不舉

注曰舉動也放上而動

樾謹按放上而動而但曰非上不舉甚為不辭周語賓之禮事放上而動豈可曰賓之禮事非上不舉乎上疑止字之誤詩小旻篇國雖靡止鄭箋曰止禮也荀子不苟篇見由則恭而止大略篇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楊注竝曰止禮也非止不舉即非禮不舉與上句非義不變一律今誤為上則義不可通矣

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

解曰不忘利公室也

樾謹按如韋義則當云其仁不忘利公室於文方明乃曰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可通矣忘當讀爲亡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注曰忘亡也是忘與亡義通莊子刻意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與有對文忘卽亡也周語曰故能光有天下而龢甯百姓令聞不忘又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令聞不忘卽令聞不亡猶漢書賈山傳曰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是可證忘爲亡之叚字矣大玄交次四曰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然則利公室不亡言利公室不絕也令聞不亡言令

聞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蓼蕭篇壽考不忘凡言不忘者其義竝同若以不字讀之則背失之矣

公室之不回

解曰回邪也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公室之回與下句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文義一律今涉上句公族之不恭而誤衍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明道本作公室之有回雖勝今本然恐亦後人所改也

輯訓典

解曰輯和也

樾謹按輯之義固爲和然訓典不可言和韋注非也輯與集古字通襄十九年左傳其天下輯睦釋文曰輯本作集詩板篇辭之輯矣漸序篠事篇引作辭之集矣師古注漢書每曰輯與集同輯訓典謂集合先代之訓辭及其典禮也周語言隨武子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以爲晉法卽其事矣

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儒於諸侯

解曰欲欲得楚國也懦弱也以諸侯爲弱

樾謹按韋注未得傳意此言令尹之志專在于楚而

於諸侯之事少偷懦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杼帥
師伐我北鄙公患之詬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
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
日正與此文大旨相同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卽所
謂將有大志不在病我也下文曰諸侯之故求治之
不求致也解曰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
此亦未得傳意致之言至也極也言求治之而已不
深求也故又曰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
子盍逃之蓋不逃則彼及治之故亦可避逃則彼不
及治之卽可免矣此正求治不求致之明驗也

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

解曰釁猶離也

樾謹按釁之訓離未聞其義釁當讀爲興禮記文王世子篇旣興器用幣鄭注曰興當爲釁字之誤也其實興與釁亦聲近而通用襄二十六年左傳釁於勇杜注曰釁動也訓釁爲動卽讀釁爲興矣釁於難謂興起於患難之中也

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解曰待猶假也

樾謹按待猶忍也周語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

誰能忍之與此文詞異義同蓄留待則有忍耐之意故待猶忍也上文持魚矯既敘三郤章曰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俟與忍同義則待與忍亦同義矣

沈竈產鼃民無畔意

解曰沈竈縣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

樾謹按縣釜而炊謂之沈竈於義未安沈當讀爲煁沈從冘聲煁從甚聲兩聲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諶說文心部引作天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並其證也煁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忱湛之通作耽矣詩白華篇卬烘于煁毛傳曰煁

桂竈也爾雅釋言煁烓也郭注曰今之三隅竈沈竈生竈謂城中煁竈皆生蝦蟆也因叚沈爲之讀者遂失其義矣鄭碑諶字竈諶卽煁之叚字漢書古今人表作碑湛湛亦煁之叚字漢書每以湛爲沈字師古注輒曰湛讀曰沈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也又注荅賓戲曰湛古沈字是沈湛古同字以沈爲煁猶以湛爲煁矣

收經入鄭說

解曰經常也

栻謹按此文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门十至姟皆數名也韋
訓經爲常失之矣御覽卷七百五十引風俗通曰十
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
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正與國語文合
又楚語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
之義亦同此
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
解曰九畡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畡以
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繼謹按此文有脫誤當云故王者居九畡之田以食

兆民收經入以食萬官故韋氏引楚語以解之若如今本則與楚語不合甚不當無說矣且民之數曰兆而田之數曰畡正一夫百畝之制田之數曰畡而王所取之數曰經正什而取一之制可知此文之誤矣

味一無果

解曰果美也

樾謹按果之訓美未聞其義果當訓為成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引繆協曰果成也又文選謝宣遠於安城荅靈運詩注引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五味合然後可食若止此一味則不成味矣故曰味

一無與

物一不講

解曰講論校也

樾謹按物一不講甚爲無義講當讀爲構講與構並從冓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僖十五年左傳注則講

處而不經釋文曰講本又作構是其證也詩四月篇

我日構禍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靑蠅篇構我二人

箋曰構合也是構有合集之義物一不構謂物一則

不合集也

明招利以道之文楚語

解曰昭明也

樾謹按昭訓為明則明昭利為明明利矣殆非也昭當讀為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作招又管蔡世家陳司徒招索隱曰或作昭是昭招古通用也明招利以道之文與下句明除害以道之武正相對成義廣雅釋詁曰除去也釋言曰招來也招利謂招而來之除害謂除而去之若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

舉國晉之

解曰晉治之

樾謹按晉當讀為搢詩斯干篇椓之橐橐鄭箋曰椓

謂攝土也正義曰攝者以手平物之名靈王爲章華之臺國人皆爲之攝土故曰舉國攝之作罷者省偏旁耳

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解曰咫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

樾謹按咫與則並語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咫與只同是也然王氏知咫爲語辭而不知則爲語辭故其說猶未盡今按則亦與只同是知天咫安知民則猶言是知天只安知民只楚辭大招篇每句末皆用只字蓋楚語然也咫與則古通用賈子連語篇牆薄

忌亟康綌藉忌亟裂器藉忌亟毀酒藉忌亟酸新序
襍事篇忌並作則是其證也忌可讀爲只故則亦可
讀爲只矣其下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但言
知民不言知民則可見則爲語辭矣下文昭王問於
觀射父章神狎民則則亦與只同神狎民只謂神與
民狎也注曰則法也亦失之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解曰御進也

樵謹按如韋解則訓與御異義矣御當讀爲語語從
吾聲與御聲相近說文金部鋙或作鉏是其例也釋

名禦言語曰御語也尊者將有所欲先語之也是御與語聲近義通訓御卽訓語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語之猶上文曰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也春秋桓十四年經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語之通作御猶語之通作禦矣

接誠拔取以獻具

解曰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

樾謹按接誠上有闕文接誠與獻具相對疑當作□口以接誠注曰接誠於神也與獻其備物也相對句上亦有闕文其闕幾字不可知矣

道其順辭

樾謹按順與訓古字通道其順辭即道其訓辭下文王孫圉聘於晉章曰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正與此同義

妎其讒慝

解曰妎覆也

樾謹按妎之訓覆其義未聞妎當讀爲扴說文手部扴刮也字又作砎周易豫六二釋文引鄭注砎謂磨砎也扴其讒慝正取磨刮之義作妎者叚字耳

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解曰愠怒也

樾謹按愠當讀爲薀民心之薀承上文蓄怨滋厚而言昭二十五年左傳曰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杜注曰薀積也與此文語意相近下云若防大川潰而所犯必多惟其薀蓄於心故以防川爲喻也愠薀同聲古字通用禮記檀弓篇釋文引皇曰愠積也愠之訓積即讀爲薀矣

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

解曰崇終也替廢也

樾謹按韋解崇字未得其旨文選東京賦進明德而

崇業薛綜注曰崇猶興也然則崇替猶言興廢耳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

解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

樾謹按龜所以示人吉凶不當言取法注義非也憲當讀爲顯詩假樂篇顯顯令德禮記中庸篇作憲憲令德是顯憲古通用爾雅釋詁顯見也廣雅釋詁顯明也龜足以明見善惡故曰顯臧否

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守也

解曰壽保也

樾謹按壽當讀爲壔說文土部壔保也經傳即以保

爲之禮記檀弓篇遇負杖入保者月令篇四鄙入保皆是也然則以堢爲保猶以保爲堢矣國語原文本作臣能自堢也隸變作墇又省作壽古字亡而古義亦晦矣

思舊怨以脩其心

解曰脩其戰備之心

樾謹按脩者勉也淮南子脩務篇高注訓脩爲勉是也思舊怨以脩其心言思舊怨以勉勵其心也魯語吾冀而朝夕脩我楚語必交脩余並與此脩字同義

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 吳語

解曰言天王尊之以名

樾謹按天王猶大王也廣雅釋詁天大也尚書多士篇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孟子滕文公下篇云惟臣附于大邑周天邑與大邑文異而義同此傳越人稱吳爲天王至戰國時無不稱大王者天王與大王亦文異而義同然則春秋書天王其義亦如此而已

天王觀璧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

解曰孤棄也

樾謹按心棄句踐與下句不屬卽連上文讀之義亦未安韋解非也孤之言顧也釋名釋親屬曰孤顧也

是孤有顧義詩那篇顧予烝嘗鄭箋曰顧念也以心

孤句踐而又宥赦之言天王親趨玉趾本將治越之

罪因顧念句踐而又宥赦之也

使寇令焉

解曰若禦寇之號令

樾謹按韋未解使字則此句文義未明爾雅釋詁曰

使從也廣雅釋詁曰從使也是從與使義通使寇令

焉即從寇令焉謂從禦寇之令也史記龜策傳大將

不彊卒不使令使令即從令正可證明此文之義

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

解曰拂絕也

樾謹按說文口部咈違也字通作拂周易頤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釋文曰拂違也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禮記大學篇是謂拂人之性其義並同而無拂吾慮者而卽爾字蓋與王欲許越成而惟大夫之不從故先戒之曰爾無拂吾之計慮也韋解失之

遵汝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

解曰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有恩好之故也

樾謹按韋解似未得左右二字之義此左右二字卽承上句遵字而言謂遵循汝水而行不敢左右迤衺

以犯獄齊地也

挾經秉枹

解曰在旁曰挾經兵書也

樵謹按世無臨陣而讀兵書者經當讀爲莖謂劒莖也考工記桃氏曰以其臘廣爲之莖圍注曰鄭司農云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元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此云挾莖正謂此矣作經者叚字耳韋不達叚借之旨望文生訓失之

伯父多歴年以沒元身

解曰元善也

樾謹按以沒元身甚爲無義元疑亓字之誤亓古文其字蓋書伯父多歷年以沒其身也集韵曰其古作亓亓與元相似因而致誤

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

解曰言從我而戰

樾謹按上文曰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然則與從我戰乃謂中國之事何以云若事幸而從我乎與從我戰我又必能遂踐其地乎韋注非也今據上我字乃衍文國語原文本云若事幸而從句我遂踐其地廣雅釋詁曰從就也事

幸而從者事幸而就也晉語曰今日之事幸而集韋注曰集成也幸而從與幸而集義同此言吳王不待遠兵之至而以國中之兵與我戰我若幸而戰勝則我可遂踐其地也因涉下句而衍我字韋以從我而戰釋之失其旨矣

夫吳良國也

解曰良善也

樾謹按良國者大國也凡有善義者即有大義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故爾雅釋詁介訓大亦訓善廣雅釋詁佳訓善亦訓大然則良之本義爲善其引

申義爲大矣禮記文王世子篇一有元良鄭注曰元大也良善也不知元爲大亦爲普良爲善亦爲大其義互通

王曰無是貳言也越語

解曰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

樾謹按讀無是貳言也五字爲句猶言無此二語也殊非古人語意此當以無字爲句王曰無乃不然之辭襄九年左傳姜曰亡杜注曰亡猶無也與此正同是貳言也謂是乃疑貳之言也王欲伐吳而范蠡力言不可故以爲疑貳之言其下曰吾已斷之矣正

明己之不疑也

卑辭尊禮

解曰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

樾謹按此尊字與下文尊之以名之尊兩字異義下尊字讀如本字此尊字當讀如曲禮恭敬撙節之撙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章懷注曰尊古撙字禮記曰恭敬尊節此尊讀如撙之明證也說文無撙字刀部剸減也剸即其本字古多以尊爲之又或以繜與僔爲之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楊注曰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

又仲尼篇恭敬而僔注曰僔與撙同卑退也卑辭尊
禮謂卑約其辭撙節其禮也卑與撙同義而非對文
辭也禮也皆在己者故曰卑曰撙名則在人者故曰
尊不達設借之旨而混詞之失其解矣

襍受其刑

解曰襍猶俱也

樾謹按襍訓爲俱於義甚曲襍者帀也呂氏春秋圜
道篇圜周復襍高注曰襍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
數襍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襍帀也說苑脩文篇
如矩之三襍規之三襍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

襍爲帀說文帀部帀周也周帀則有反復之義大公
有周首以象復卦范望注曰周復也然則帀亦復也
帀受其刑者復受其刑也猶上文言反受其殃也
天有還形
解曰還反也形體也
樾謹按形當讀爲刑言天必反而刑之也上文曰得
時不成反受其殃此文曰得時弗成天有還刑其義
正同還猶反也刑猶殃也作形者叚字耳古形刑通
用不可勝舉
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衍曰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樾謹按封疆非鬼神所能正韋注非是正猶聽也周官夏官序官曰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注曰正猶聽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猶言鬼神與聞此誓也

羣經平議卷二十九